

行者玄奘

囊括万千佛法、佛理、修心智慧、人生真谛的小说

译场春秋 昌如 著

大结局



行者玄奘

大结局

译场春秋

昌如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者玄奘：大结局 / 昌如著. — 北京：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2019.7
ISBN 978-7-5596-3170-1

I. ①行… II. ①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74613号

行者玄奘·大结局

作 者：昌 如
选题策划：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孙志文
封面绘画：翁子扬
装帧设计：颜森设计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66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6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3170-1
定价：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第21章	译经被暂停了……………208
第22章	言戏之间，是非烽起……………218
第23章	让它自行冷下去……………228
第24章	请三藏与吕公对定……………238
第25章	翻译者最重要的是诚实……………248
第26章	赢是有代价的……………257
第27章	七大臣监共译经……………268
第28章	武后的忧惧……………278
第29章	佛光王子……………288
第30章	归乡……………298
第31章	我真的累了……………309
第32章	玄奘天生属于寺院……………319
第33章	成唯识论……………329
第34章	明空愿为法师破一次例……………339
第35章	启译《大般若经》……………349
第36章	致拜君亲与那提风波……………359
第37章	师兄要我发个誓吗……………369
第38章	柴门无阴授……………379
第39章	这就是我的修行……………390
第40章	愿以毕生福慧回施有情……………400

目录

CONTENTS

- 第01章 终我一生，不夺我志……………001
- 第02章 西行的感觉……………012
- 第03章 成佛意味着完善……………023
- 第04章 心灵之路与现实之路……………033
- 第05章 天竺惊变……………043
- 第06章 你尽到护法之责了吗？……………054
- 第07章 法师须应我三事……………064
- 第08章 荒唐的盗窃案……………075
- 第09章 帝王的决绝……………086
- 第10章 生命之殇……………097
- 第11章 大慈恩寺……………108
- 第12章 魏文泰的改革……………118
- 第13章 情出自愿，事过无悔……………128
- 第14章 我与法师相识太晚了……………139
- 第15章 一场梦，一辈子……………148
- 第16章 再见了，贞观……………157
- 第17章 大雁塔……………167
- 第18章 朝廷的清洗和谣言……………177
- 第19章 弟子已找到回家的路……………1187
- 第20章 穿越数万里的信件……………197



第01章

终我一生，不夺我志

转眼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尚未过去，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逝。

这个帝国重臣的离去对李世民打击很大，而在此之前的数年间，还有魏徵、高士廉等重臣相继逝去。皇帝身边一下子感觉凋零了许多。

这年四月，得知宋国公萧瑀和梁国公房玄龄病重的消息后，李世民的身体和情绪变得越来越坏，以致风疾复发，头痛不已。

偏偏这个夏天又异常炎热，太阳像一团火，无情地燎烧着大地。人们即使待在屋里不动也会出一身大汗。偶尔天降暴雨，如帘如瀑，却浇不去那弥漫于天地间的热浪和暑气。

李世民一向怕热，这样的天气自然在京城里待不住，于是驾幸长安北郊的玉华宫避暑。

然而这个关中地区最大最美的皇家行宫能避酷暑，却躲不过内心的煎熬。环顾左右，亲朋故旧一个个相继故去，没死的也都垂垂老矣，一些新纳的人才又因介入皇储之争的旋涡太深，而失去了他的信任。残酷的现实使得李世民心中生起一股无可奈何的凄凉与悲怆，以致焦躁上火，对未知的死亡的恐惧更令这个逐步迈入老年的皇帝心力交瘁。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还在长安的酷暑下辛苦译经的玄奘。这是个在朝野上下都有着莫大影响力的高僧，不仅德高望重、博学多才，更难得的是洞察世情。记得在长安时，每次同他交流之后，李世民都觉得自己的情绪缓和了许多。

如今的他迫切地想要见到这个僧人，想同他说说话、聊聊天，听听那些行云流水般引经据典的表达，以及各种有趣的异域传说。

同皇帝相反，此时的玄奘正处于心情上佳之际。炎热的夏天对他的身体并无坏处，干燥、高温和日晒让他的寒症缓解了许多。

而最令他感到愉快的是，五月十五日，他刚刚率领译场众德完成了《瑜伽师地论》



的翻译，总计一百卷。这是他当年西行求法的初衷，自然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如今亲眼看着这部梵文大论变成一排排优美的汉文，法师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这笑容感染了他的助手们，整个译场都充满了盈盈喜气。

译完《瑜伽师地论》的当天，玄奘又翻译了印度胜论派学者慧月所撰的《胜宗十句义论》一卷。

所谓“句义”，类似于范畴，十句义指的是实体、性质、运动、普遍、特殊、内属、可能、非可能、亦同亦异、非存在这十个概念。

《胜宗十句义论》把宇宙万象，包括具体的和抽象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均纳入这十个句义之内。此外，在认识论上，它承认现量和比量，并强调只有全面理解十句义，才能获得真知和解脱。

玄奘之所以翻译这部外道论书，显然是认为其与佛法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就在玄奘做好准备，即将启译下一部佛教经典时，皇帝的传诏到了，请玄奘法师来玉华山避暑陪驾。

对于这道诏令，玄奘的心中并不抗拒，甚至有些欣然。

自从回到长安，在弘福寺内组建译场，迄今已有三年了。三年来，他从未踏出过长安城半步。这一方面是由于译经的忙碌，另一方面也来自朝廷的监管。如今刚刚结束《瑜伽师地论》的翻译，能有机会出城透透气，轻松一下，总是一件好事。

几个弟子想与师父同行，玄奘劝慰了几句，还是将他们留在了长安。道归年纪还小，怀素是俗家弟子，都不方便带出去。至于玄觉，这沙弥是魏文泰的幼子，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容貌上的相似怎么也遮挡不住，玄奘可不敢让他跟皇帝见面。

玉华山距长安三百余里，玄奘与皇宫派来的十几名侍卫一同骑马前行。

一路上，天气晴朗，阳光毫无遮挡地洒向地面，透入每一颗石子的缝隙间。整个大地都在冒烟，就连天空也仿佛被灼热的太阳烤掉了色，呈现出一种索然无味的淡蓝。

侍卫们早已热得满头大汗，使劲拿袖子擦拭。转头瞧见玄奘一脸的风轻云淡，似乎那满天的暑气未曾侵袭到他分毫，不禁好奇地问道：“这么热的天，法师竟然不出汗，莫非真有神通不成？”

玄奘微微一笑，手执佛珠轻吟道：“人人避暑走如狂，唯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恼，为人心静身即凉。”

听到这个偈语，众人只觉得一阵微雨拂过心头，顿觉清凉舒畅。

玄奘毕竟是经历过印度酷暑的人，对这样的天气自然不甚介意。况且眼下这点儿路，比起那漫漫五万里的西行路来，也实在算不了什么。反倒是这几年被禁锢在长安弘福寺里，有些憋闷和不习惯了。

一路上，他见缝插针，不时地讲些经文和佛理故事给侍卫们听，以缓解他们心头的

暑热。虽然辛苦，却有无数法味在心头。

就这样一路兼程，马不停蹄地赶了三天路，终于看到了玉华山。

一进山来，立刻感到凉风习习。眼前绿树葱茏，风景秀丽，加上最近下了几场透雨，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小溪从茂密的森林中穿流而过，山风中带着松木的幽香，满身的暑气悄然消去。

玄奘心中十分欢喜。他一向认为，大自然的清静与神奇，是通往佛境的最佳助力。而眼前这座山似乎更合他的心意，恍惚间竟觉得这满山的松林都与自己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宿缘。

走了这一路，原本想先安顿下来沐浴更衣，谁知前来迎接的皇家侍卫却不同意，执意要他先去面见皇帝。玄奘无奈，也只得随他们了。

在几名军士的引领下，玄奘进入行宫区域，穿梭在层层叠叠的殿宇之中。身旁是大片的松木以及间杂其中的潺潺水流，这些水沿着山势蜿蜒流淌，每到一处平坦之地，便汇聚成一个水池，池边建有凉亭或殿宇，整个行宫笼罩在一片迷蒙的烟雾之中。

一路上曲折回绕，终于来到行宫最大的一座宫殿前。

从外面看，此殿以松木为墙，茅草覆顶，显得朴素而又风雅。然而进到殿内，却恍如回到了长安太极宫，别有一番奢华景致。

李世民身着一袭轻薄的便衣，坐在精致的软席上，品啜着琉璃盏中加了冰粒的葡萄浆。看似安逸，却是眉峰紧锁，神色深沉。

见到风尘仆仆的玄奘，皇帝脸上的阴云方才消散，现出几分欢喜之色：“朕在京城酷暑难耐，故来此山宫静养。只有到了这泉石清凉的地方，朕才觉得气力稍有恢复。只是许久未看法师，甚是思念，便想借此机会与法师一聚。累法师跑了这么远的路，实在是辛苦了。”

玄奘微笑道：“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听闻陛下圣体欠安，玄奘心中也不安稳，只盼陛下能早日恢复清健。玄奘只是一介寻常比丘，蒙诏伴驾乃是幸事，没有什么辛苦的。”

他轻轻道来，语气中自有一番恳切的情意，令皇帝感到十分舒服。

李世民亲手斟了一盏葡萄浆，递给玄奘：“法师在西域时，想必常喝这个。如今也来尝尝咱们大唐自酿的葡萄浆味道如何。”

玄奘合掌致谢，接过杯盏赞赏地看了一眼——晶莹剔透的琉璃盏中，那晃动的液体犹如柔软的红玉，色泽艳丽，形象华贵，干净透亮。

轻轻饮上一小口，又觉得味道与西域的葡萄浆并不完全相同，在那熟悉的酸甜与冰凉中，竟含有一股特殊的辛辣之气！

“陛下，这是……”细细感受着那股辣意，玄奘不禁呆住了。



李世民却像个孩子一般拊掌大笑起来：“怎么样，法师？咱们大唐的葡萄浆味道还不错吧？这可是朕亲手酿造的呢！”

这皇帝还真是越来越像个小孩子了。玄奘无奈摇头，将琉璃盏轻轻放在案上。

“陛下酿的葡萄酒确实漂亮，只是不该拿我这出家人寻开心。”

“谁说是葡萄酒了？这分明就是葡萄浆！”皇帝摆出一副不讲道理的架势，“法师快快饮了，朕亲手给你斟的，你还拿架子不成！”

玄奘微笑道：“沙门素喜清淡，吃不得辣。”

“你这和尚，这般挑食，当初也不知是怎么去的西天！”李世民有些悻悻的，却也并不勉强。

闲谈几句后，便转入了正题：“朕请法师来，一为叙谈，二来嘛，还有一事相求，不知法师能允否？”

“请陛下垂询。”

“几个月前马周去世，法师听说了吧？”

玄奘默然点头。

李世民眼中流露出几分伤感：“中书省事务繁多，按例应由两人共同出任中书令。可是自从岑文本去世后，中书令就只剩下了马周一人，也确实辛苦他了。几个月前朕刚刚任命了褚遂良，马卿却又逝去了……”

皇帝说到这里就忍不住落泪，玄奘劝说道：“生老病死，乃世间无常之事，陛下也不必太过伤怀了。”

李世民摇头道：“短短数年时间，魏徵、高士廉、马周相继病逝。如今萧瑀和房玄龄也都卧病在床，朕已接他们来玉华休养。可是据御医说，他们也都不太好……现在朝中只有长孙无忌、褚遂良这少数几个人撑着，而太子又年少学浅，并无建树。朕心中实在不安哪。”

玄奘沉默不语，他见过太子，自然知道皇帝的不安来自何处。

印象中那个年轻人苍白清秀，若有病容。目光柔弱恭顺，毫无他父亲那种威风凛凛的帝王气象。

这样的太子，也难怪皇帝担忧。

可是再怎么讲，这个太子也是他亲口册立的。身为帝王，李世民自然有自己的考虑。何况玄奘是个出世的僧侣，对于朝中之事，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了。

然而这时，皇帝却已将热切的目光望向了祂：“法师高才，世所罕见。若不嫌朝务烦琐，请到朝中任中书令如何？”

玄奘闻言不觉一怔。自回国以来，皇帝已数次提出要他还俗佐政的要求，都被他婉言谢绝。谁料今天竟然直截了当地请他出任中书令一职。要知道，这可相当于宰相之位呀！



他心下感动，起身谢绝道：“沙门玄奘，多谢陛下圣恩。只是朝廷命官关乎天下安危和百姓祸福。玄奘一介比丘，释门之人，素来只知虔心向佛，从未入朝为官。陛下如今要我入仕高位，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只怕玄奘力不从心，难以胜任。还望陛下三思。”

李世民叹道：“法师还是曲言推托。朕让法师入仕中书省，本意就是想让法师辅政论道，统和天人，间以佛理教化天下。至于那些烦琐的庶务，自有他人办理，并不劳法师亲自动手。莫非法师还要推托不成？”

说最后一句话时，皇帝的脸色明显变得严肃起来，双目犀利如箭，原本的和颜悦色荡然无存，又回到了那个傲视天下的天可汗的状态之中。

然而玄奘还是郑重回绝：“陛下乃上智之君，当知纳士用人所长。玄奘所长只在于研修佛理、翻译经论，其余诸事皆力有不逮。”

皇帝的眉头皱了起来，脸上阴云密布，看向玄奘的目光也变得锐利如电。

然而眼前的僧人却似毫无知觉一般，只是静静凝望着自己的君王，低声说道：“陛下，受戒缁门，阐扬遗法，乃是玄奘平生最大的心愿。还望陛下大慈大悲，终我一生，不夺我志。”

这番话显然是要皇帝在他有生之年都不要再提此事了，虽是求恳的语气，却无丝毫畏缩之意，实可谓绵里藏针。

李世民心有不悦，却也难得地没有生气，反而对这个看似柔弱谦卑却始终不肯退让的僧人生出几分激赏之情。

终于，他无奈地叹息一声道：“昔日尧舜禹汤之君，隆周强汉之主，莫不仰仗群贤相辅。朕自问比不上明王圣主，当然更需要众贤者的辅助。本欲说服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偏偏法师心高气傲，不肯还俗佐朕。”

玄奘道：“非是沙门心高气傲，实在是有些自知之明罢了。”

李世民点头道：“法师风骨，朕甚是欣赏。倘若佛门之中皆是法师这样的僧人，世间便无灭佛之事了。”

“陛下说笑了。常言道，一样米养百样人，岂能要求人人相同？若说有人因此而灭佛，更是无有是处。”

李世民笑道：“法师倒是敢说话啊，你这是在责怪朕吗？”

“沙门不敢。”

李世民认真地看着玄奘，欣赏之余却又带了几分失落。

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开始，他一直在大唐境内抑制佛教，甚至变相灭佛，似乎也收到了一些成效。可是自从玄奘回来后，他就感到有些棘手了。

这个僧人身上有一种十分独特的人格魅力，佛骨禅心，亦柔亦刚。可以说，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李世民就一直努力地想让这个僧人脱离佛门——将他所撰的《大唐西域



记》用于战争，劝他还俗出仕，逼他翻译《道德经》等诸事，固然有时势方面的因素，然而让其脱佛入俗的念头却始终未曾改变。

可令他深感意外的是，无论他这个皇帝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眼前的僧人都始终以一种柔软的姿态来应对。既不强力抗拒，也不轻触底线，甚至偶尔还会以攻为守，比如请求皇帝为他的新译经文赐个序什么的。

李世民对此也是万分小心，生怕一不留神就会被这个和尚给绕进去。

这样几番交锋之后，他已然明白了玄奘的底线。这是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守自己的目标和信念的僧人，既不为人间艰难所屈，也不为世俗名利所动。哪怕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无法说服他改变初衷。

这些年来，李世民见多了形形色色有志向的人，也见多了稍不如意就说自己怀才不遇的人。如今，面对玄奘的坚守，大唐皇帝竟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

他慨然道：“法师既有志于敷扬妙道，朕也勉强不得。从今往后，自当助师弘道。”
“多谢陛下。”

既然说了要助师弘道，自然就要过问一下译经的情况了。于是李世民随口问道：“法师最近译的什么经？”

玄奘答道：“《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已于五月中旬翻译完毕，现正在翻译《唯识三十论颂》。”

话未说完，李世民已然大惊：“一百卷！此论居然如此宏大，里面都说了些什么？”

玄奘对皇帝的少见多怪感到无语。佛门中一百卷以上的经文并不罕见，至于这么吃惊吗？看来这个皇帝确实对佛教了解甚少，难怪会生出许多偏见来。

“此论乃是弥勒菩萨所说，又名《十七地论》。玄奘当年之所以西行，初衷便是想要取得这部大论。”

此言一出，顿时将皇帝的好奇心勾了起来：“能让法师不辞万死冒禁去求的经典，想必很不一般。法师能给朕讲讲吗？”

玄奘道：“此论甚大，只怕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楚。好在沙门已将此论带来，不如陛下亲眼看看？”

李世民赶紧摇头：“我不看。你这和尚不安好心，想赚我入佛门吗？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再说你们佛门的经论也太难解，篇幅又大，一百卷哪！我来此地是休闲避暑的，可不想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搞得太劳神了。”

玄奘道：“此论并不难理解，以陛下宏智，一看便知。”

李世民道：“就算能读懂，读佛经也是很没意思的一件事。”

玄奘笑道：“陛下未曾读过，怎知没有意思？经书都是越读越有意思的。只要陛下认真阅读，沙门敢说，陛下绝不会感到扫兴。”

李世民不觉有些心动：“那法师倒是说说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求这部大论？它究竟能为你带来什么？”

玄奘道：“简单地说，此论是为佛教行者修行成佛之道所依循的根本论典。它将一个人从凡夫到成佛分成了十七个阶段，全面又详尽地介绍了各个阶段的修行次第和境界。”

李世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朕还以为这是一部关于佛法推理的书，原来竟是修行次第。”

玄奘笑道：“陛下，佛法从来都不是推理得来的，而是实证得到的。”

接着，他便将这“十七地”的大义，举其纲目，逐一为皇帝做了说明。此论他曾在那烂陀寺认真学习五载，回国后又用了两年时间全力译出，早已熟悉到了骨子里，因而讲授起来得心应手，毫无阻滞。

最后，玄奘总结道：“对修行者而言，此论甚有助益。学佛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了却生死之道。陛下，莫辜负了此生的闻法因缘。”

这番话最终打动了李世民，他立即说道：“将此论拿来，朕倒要好好看看，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天书！”

玄奘回过头，两名内侍已将他随身携来的一只藤箱搬上来打开，里面是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卷轴。

“总共一百轴，全在这里了。”玄奘起身合掌，恭恭敬敬地施了个礼，“陛下若是看得好，还请不吝赐序。”

这是玄奘第二次为他的新译经文请序了，李世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轻咳一声道：“朕几次三番请你还俗佐政，你都不肯，却总惦记着叫朕给你的佛经写什么序。朕偏不写！”

这话怎么听着都有些孩子气。玄奘不禁微微一笑，敛身施礼后便退了出去。

内侍将玄奘引入行宫旁一座清雅的院落，这是皇帝特意为他安排的起居之处。院内宽敞舒适，清澈的溪水穿院而过，激起雪白的浪花。房内门窗轩敞，白云满室，湿漉漉的空气中裹着一股松木的清香，显得格外清凉静谧。

玄奘刚刚沐浴完毕，皇帝便命人前来传话道：“法师不妨在这玉华宫中多住些日子，朕读经有什么疑难之处，也好就近请教。夏日京中暑热，对译经颇为不利。朕已命人在这玉华山中辟出译经堂，法师要译什么经，只管写下来，朕着人回京给你搬来，就在此地翻译好了。”

玄奘知道皇帝是关心自己，心中自是感激不尽。

当然，他最高兴的还是皇帝终于要看《瑜伽师地论》了，这部他舍命而求、谨慎而学、全力而译的大论，他当然也要尽力使其流通。而皇帝的接受是其中重要的一步。

写下准备翻译的梵本经文目录，交给内侍。不多时，李世民又遣人传话说，已命人



回京去取梵夹。法师若是觉得待在室内气闷，不妨趁这几日闲暇时光在这玉华山中一游。

玄奘正有此意，早听说玉华宫的设计和督造者是阎立德，这可是个非常有名的建筑设计师，他将宏大的宫殿与优美的自然景色相映衬，造出了如阆苑仙境般的帝王行宫，为关中最佳。

现在，既然皇帝发了话，正好敞开心怀畅游一番。

玉华宫依山而建，占地非常大。从山顶往下张望，那层层叠叠的殿宇犹如波涛一般，几乎望不到尽头。

玄奘沿着山路一路下行，兴致勃勃地欣赏着沿途的翠峰黛崖、松涛云海，把这幽静美好的景致，尽收眼底。

就这样边走边赏玩，到达山脚时已近黄昏，晚霞像火焰一般遮掩了半个天空，而附近的空气又特别清新，隐隐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玄奘忍不住赞叹出声：“这样的好地方，也亏得圣上慧眼。”

“这是当年高祖皇帝选的址。”一个清朗纯净的嗓音突然传来。

玄奘闻声回头，却见山路后转出个锦衣少年，牵着一匹雪白的骏马。

他十六七岁年纪，一袭青色锦袍，腰系白玉，足登鹿皮鞋，身后斜佩着一把唐刀。乌黑的头发在头顶梳成整齐的发髻，套在一个精致的发冠之中，丝质冠带从两鬓垂下，衬得他整个人俊逸清秀，十分讨人喜欢。

玄奘微笑道：“方才才是小菩萨在说话吗？高祖皇帝的时候，小菩萨尚未出世，你怎么知道此事的？”

“我当然知道！”少年得意扬扬，显得既聪明又骄傲，“这里以前叫作仁智宫，是为了解决突厥隐患而设的前哨阵所。那是武德七年，大唐内乱未靖，外患未除，为保障京都安全，高祖爷爷就在京城四周的几处咽喉地带修建行宫。听说那时候规模很小，虽名为行宫，实为要塞。

“至于当今圣上嘛，他是喜欢这里的风景和‘地大无暑’的好处了。师父大约不知，今上一向不耐暑热，虽有九成宫、翠微宫两处行宫，仍下诏在这仁智宫旧址上扩建新的避暑行宫，更名为玉华宫。”

听他将此地的由来讲得头头是道，玄奘不禁来了兴致：“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

“自然是家父了，他和我伯父都在这山上护驾。”少年说到这里突然住口，歪着头看着玄奘，“真奇怪，我怎么跟你这个怪和尚聊起这些来了？”

“自然是缘法了。”玄奘笑道，“有缘挡都挡不住啊。”

“有缘？我们两个？”少年惊奇不已，一双清澈的眸子明亮耀眼，充满灵气。

玄奘认真点头，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与这个偶遇的少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难道真是前世的缘法？



回首半生，他也算是阅人无数了。每次初见，他都会从心底深处去寻找这份最直接的感觉。然而迄今为止，能让他一见如故，备感亲切和信任的人少之又少，一旦遇见，就不想错过。

少年对这个中年僧侣的印象显然也不错，虽然嘴里称他为“怪和尚”，但还是本能地信任他。

“还未请教小菩萨名号。”玄奘问道。

“在下尉迟洪道。”少年抱了一下拳，朗朗地说出自己的名号，语气颇为骄傲。

玄奘有些愕然，刚听皇帝说要“助师弘道”，立马就在山脚下遇到了一个名叫“弘道”的少年，此事莫非天意？

“尉迟恭是你何人？”

“是我伯父。”洪道惊奇地看着眼前的僧人，毕竟很少有人敢这样直呼他伯父的名讳，还说得如此自然。

“原来是将门之子，失敬了。”玄奘合掌打了个问讯，“只是为何只有你一个人，连个随护都没有呢？”

“是我自己提出要一个人来的，随从来有，路上被我甩了。”

少年一脸得意之色，玄奘却忍不住摇头，心说那些可怜的随从这会儿不定急成什么样了。

“对了，你是哪个庙的和尚？怎么会出现在玉华山的？难道不知道这里是皇家行宫，不能随便来的吗？”

“小菩萨看样子是常来的了？”玄奘笑着反问。

“嗯，也不是常来，头一回。”洪道脸一红，看着上山的路，竟有些踌躇起来。

上山的路有三条，一条相对平缓，但是山道弯弯，不知要走多久；一条路短，却要攀崖走壁，似乎还有点儿危险；第三条则是羊肠小道，道上密草丛生，更不知通向哪里。

玄奘自是从那条平缓的山路上走下来的，本来已经决定要回去了，冷不丁回头看到少年略显犹疑的目光，心中顿觉有趣，便站着不动，看他如何选择。

“嗯……”洪道终于又开口了，“这位师父，你可知哪条路通往行宫？”

玄奘笑道：“小菩萨为何问我？你伯父和父亲不是都在这山上吗？”

“可我没跟他们说，就自己来了。”

“哦。”玄奘点头道，“既然决定一个人走，就该自己做出选择才对。”

洪道白了他一眼：“你这和尚，少跟我来这套虚的！我看你分明也不知道。”

玄奘笑了笑，不置可否。

洪道又喃喃自语：“这里既然是行宫，应该不会有歧路通往别处。我猜，这几条路一定都能上山。”

玄奘赞许地点头：“小菩萨果然聪明颖悟。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举棋不定呢？”



洪道翻着白眼道：“就算都能到达，可总有远近难易的不同，何况现在天色已晚，万一走错了路怎么办？”

说到这里，他的脸色微微一变。

虽为将门之子，到底还是孩子，而且显然是第一次单独出门，畏惧心理总是有的。

终于，他又转头看向玄奘：“师父出现在这里，想必也是要上山了的。咱们同行如何？”

玄奘奇道：“小菩萨怎么就这么相信我呢？难道就不担心沙门会将你引入歧路？”

“不会的吧？我听说，游方僧人都是经常走道的，应该有经验，就算遇到歧路也能走回来。不像我，万一走错了路，就彻底迷向了。”

玄奘差点儿笑出声来，这孩子如此不设防，实在是太可爱了！而且，刚才看上去还那么自信，现在面临问题时却是一点儿自信都没有了。

“不瞒小菩萨说，沙门就是从山上下来的，想着一路看看风景就回去。”

“真的？那太好了！”洪道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就说嘛，看你这气派就不像是一般的僧人，想必是皇家道场里专门给朝廷做法事的。这样，你带路，我跟着你走，如何？”

他倒挺会分派的，举手投足间自然显露出一股大家公子的气派。

然而玄奘却摇了摇头：“沙门正想请小菩萨拿个主意，选一条路，我跟你走。”

“什么？”洪道顿时急了，“你这和尚有毛病吧？哪有识路的跟着不识路的走的？再说这天都快黑了！我跟你讲，我可是第一次来这里，确实不知道走哪条路才是对的啊！”

玄奘道：“无妨。正如你先前所猜的那样，这三条路都可以到达行宫。既然如此，也便无所谓对与错了。你只需要选择其中一条，朝着目标一直走下去就可以了。”

少年心中隐隐有所触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封闭的心门上划开了一道缝隙，让他的眼前豁然明亮！

可惜这种感觉稍纵即逝，再思虑时已无处可寻。

他忍不住又看向眼前这位萍水相逢的奇异僧人，很想对他说，这三条路总还是有分别的，自己如何才能选到那条最正确的路线呢？

而此刻僧人也在注视着他，一双眸子深邃如海，脸上带着云淡风轻的微笑。

洪道顿觉有些恼火，赌气道：“好！这可是你说的，让我任选一条，你跟着我。到时候我把你引到歧路上去，迷了路，你可别后悔！”

“不会的。”玄奘的语气温和宁静，却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仪，“沙门自二十岁后，便再也不曾迷路。”

洪道看了看那三条上山的路，顺手一指：“我选好了，就这条！”

说罢，用挑衅般的目光看着僧人。

玄奘见他指的竟是那条看上去最短，却需要攀崖走壁的险路，不禁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好有缘的孩子啊！

“走吧。”他一甩袍袖，轻松地迈步向前。

这反应大大出乎洪道的意料，赶紧将他喊住：“等等！那个……我的马怎么办？”

“它若能攀崖，你便带着它；若是不能，就只能暂且寄放到驿站里，明日一早再来接它了。”

“你说什么？驿站？”洪道不觉怔住了。

“是啊，小菩萨难道不知，转过山脚就有一座官驿吗？”

洪道心中顿感羞愧。他年少轻狂，这次与父兄赌气，独自上路，只为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却不想竟是两眼一抹黑，连山脚下有驿站这种事情都没搞清楚。

“也是，我就说嘛，皇家行宫怎么会让人摸黑上山的？”少年后知后觉地嘟囔了一句，又对玄奘道，“既然有驿站，那咱们就不必急着上山了。暂且歇上一晚，明日一早再出发，不管选哪条路都可以从从容容的了。”

玄奘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小菩萨决定了？”

洪道刚想说“决定了”，可不知为何，一接触到僧人那幽深的目光，他就没来由地感到不痛快。只觉得在此人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而自己作为将门之后，遇事却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实在是太丢人了！

想到这里，竟然再次赌气：“我去把马寄放了，咱们一起上山。就今晚！”



第02章

西行的感觉

夕阳的余晖中，驿官看到一个神清气朗的锦衣少年和一位身着麻布藏青僧袍的中年僧侣一前一后地踏入驿馆，身后还跟着一匹高大的白马。

这样的少年显然出自官宦之家，不知为何竟与一个僧人同行？驿官心中暗暗诧异，看那少年不过束发之龄，僧人却已年近五旬。少年的双眸明亮清澈，举手投足间神采飞扬；僧人的目光却是睿智内敛，是他从未见过的高阔。这样两个似乎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站在一起，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

驿官明白，通常这样的人都很不一般，怠慢不得。于是赶紧迎上前去。

少年从怀里取出一卷驿牒，朗声说道：“我们今晚就上山，先把马匹寄放在这里。好生喂养。”

看过驿牒，驿官心中更加吃惊，这是尉迟府上的公子啊，身边居然连个小厮侍卫都没有。况且现在天色已晚，这个时候上的什么山呀？

他小心翼翼地提议道：“这位公子，眼下太阳已经落山，二位若无急事，不妨先在此驿住上一晚，明日上山也不迟啊。”

“你怎知我二人没有急事？”尉迟洪道反问道，“我们偏偏就是有事，必须今晚上山！”

驿官忍不住瞧向那僧人，却见他一言不发，神情安详恬淡，带着暖暖的笑意。只有经历过无数沧桑的人，才会有这样旷达自在的神色，也让驿官不由自主地感到信任。

想想反正也不关自己的事，驿官便不再阻拦，只是再度提议：“既然有急事，那这匹马就没必要寄存了。你们从那条官道上山即可。”

尉迟洪道不耐烦了：“你这个人好生啰唆！连我们走哪条路、带不带马也要你管！这马就放你这儿了，过两天我着人来领，不得少一根毛！告辞！”

在驿官的目瞪口呆之下，少年与那僧人扬长而去。